

怪灯血人头

陈育云 著

下集



九

一睁开眼就觉得这屋子有点眼熟，一时也想不起什么时候住过，然后再也无法多想，一张熟悉得不能熟悉的面庞，焦虑的望着他。

“宝宝，宝宝，你醒了？”

好像不敢置信的发出疑问。

秦宝宝想起身，却被卫紫衣一抱拥入怀里，激动道：“终于醒了，真是天保佑，可吓坏我了。”

秦宝宝想起出事的经过，心有余悸，又庆幸回到卫紫衣身边，又奇怪的问：“大哥，我怎么回来的？”

卫紫衣捧着他脸蛋，柔声道：“先别问这些，还有没有那里不舒服？”

秦宝宝行动一次，知道所受内伤已痊愈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，卫紫衣惊道：“还痛么？”

把大脑袋埋进卫紫衣怀里，哭道：“我以为自己没救了。”

卫紫衣抚著他长发：“你背心受了一掌不太重，是‘白虎堡’的‘偷心掌’，身前才是要命的‘截心掌’，，出自丐帮‘怒鲨’朱狂，差点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。”

秦宝宝道：“你都知道？”

卫紫衣叹息道：“这种独门掌法，好像在脸上刻著名字，骗不了人。”

秦宝宝心有余悸道：“他们都无缘无故打我，我打不过。”

卫紫衣道：“你不去找丐帮的人，他又怎会对你出手？大哥的话你都不听，居然去斗丐帮。”

仿佛受了无限委屈，秦宝宝要哭不哭：“老卑鄙抢我绿棍子，那个臭帮主不肯先把他那根还我，朱狂就挥掌攻来了。”

见他这样，卫紫衣也不忍责备，道：“别多想了，要多休息二天才能痊愈哩！”心中却道：“狄化龙若肯将绿玉杖交给你，他这个帮主也当不成了，真是小孩子想法。”

秦宝宝躺回床上，四下打量，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是船舱，难怪不一样。”

卫紫衣喂他服完药，才道：“大哥必须赶到镇江分社，又不放心留你一个人，只好帶著你一同上船，还好江上无浪，船行平稳，不至影响你的伤势。”

秦宝宝听了又想起身：“大哥，我要到上面看鱼儿跃出江面。”

卫紫衣头痛道：“你尚未复原，一睁眼又要顽皮。”

秦宝宝扭股糖似的赖在卫紫衣身上撒娇，非逼得卫紫衣答应不可，卫紫衣只好道：“我拗不过你，只是江上风大，只准待半个时辰。”

秦宝宝先答应了再说，心想上面如果好玩，时辰一到，再找个理由赖皮不走，卫紫衣也狠不下心拒绝。

卫紫衣不知道小鬼头心里打的如意算盘，打开舱门向门外侍立的儿郎吩咐数语，然后回来喂他吃粥，无奈道：“你这个小淘气，我还真拿你没辄。”

说著又禁不住好笑，神色充满爱怜。

秦宝宝这次倒乖，吃得很顺口，闻言道：“大哥是生我气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”

卫紫衣道：“不是怪你，因为你懂得太少，宝宝，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没有？”

秦宝宝心中一跳，支唔道：“大哥要我回去了？”

哈哈一笑，卫紫衣道：“你每次出门，都使人提心吊胆，你知道吗？”

秦宝宝嘟嘴道：“大哥又要对我发下禁足令？”

嘿嘿一笑，卫紫衣威胁道：“大有可能，你这小家伙只有这样才会乖。”

眼泪在睛眶中滚来滚去，秦宝宝赌气拉上棉被蒙住头，嗔叫道：“大哥讨厌宝宝了，总是欺负人。”

卫紫衣扯下棉被，正眼道：“你真的这么想？”

秦宝宝道：“不是，可是就是忍不住要这么说。”

卫紫衣失笑道：“这又是什么怪论？”

扁扁嘴，秦宝宝道：“大哥自己也明白，事情不是我惹出来的，只是适逢其会，使我成为众矢之的。”

卫紫衣点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只是你太倔了，非要拿回绿玉杖不可。”

秦宝宝不服道：“人家愿欢的东西，一定要抢回来。”喜

卫紫衣幽幽的道：“意思是等身子复原，还要回去争。”？”

见卫紫衣大有“你点头，就不放你走”的神色，秦宝宝还是不由自主的点头。

蓦然大笑，卫紫衣道：“你虽吃了大亏，脾气还是不改，宝宝就是宝宝，好吧，过二天复原再出去玩，只是，结果恐怕会令你失望，试想，世上会有二根绿玉杖？”

秦宝宝一听卫紫衣肯答应放行，高兴道：“怎会没有，不是闹双胞胎了么？”

卫紫衣笑笑，改变话题道：“大哥因行另有要事，等事办好，你愿不愿陪我四处游山玩水？”

大眼陡地一亮，秦宝宝道：“要去那儿？大哥黄不黄牛？”

卫紫衣透著几分厌倦：“接连几件大事发生，是人总会疲乏，趁这事了结，出去散散心，也让你这小家伙玩耍个过瘾。”

秦宝宝甜甜一笑，道：“大哥真好。”

点点他小鼻子，卫紫衣笑道：“说到玩，你自然好，真还是小孩福脾气。” 儿

秦宝宝嘻嘻笑道：“大哥也是小孩儿脾气，不然怎么也爱玩？”

卫紫衣真搞不过他，高声命令仆妇进来，才道：“换件衣裳才能到上面去。”出门去了。

秦宝宝这才发觉自己穿的是白色睡袍，头发也弄回原来样子，问仆妇道：“二位也是这里的人？”

面貌姣好的妇人道：“掌船的是我家老爷，这位是小夫人的亲戚，只是刚才那位爷上船前曾向人寻问要二名仆妇，我老爷就肥水不落外人田了。”

说著又神秘兮兮道：“那位爷是少爷什么人？”

她们这几天服侍宝宝，自知他非男儿，但卫紫衣吩咐以“少爷”称呼，也就这样叫了。

秦宝宝顺口道：“兄长。”

那妇人一片艳羡之色，道：“听我家老爷说，你兄长带著大批财宝过江，还高薪请‘金龙社’的大爷们护送，到底是什么宝物？”

秦宝宝信口胡扯：“不过是些珍珠、玛瑙，又算什么宝物了。”

妇人的声音尖高八度：“珍珠、玛瑙不算宝物，那什么才

算宝物？”

另一名年纪较大的妇人，声音慈和：“这位少爷才真是方才那位爷心中的宝物。”

尖音妇人边替宝宝梳发，边道：“说得对，那位爷统日都坐在床边，只有我们替你换衣裳时才出去一下，少爷，你是不是生场大病？”

秦宝宝颌首道：“不可是，差点就小命休矣。”

换好衣服，走出舱房，就开始喘气，心知内伤虽好，却已伤元气，要多躺二天才会恢复，卫紫衣在不远处眺望小窗洞外的江面，听到声音回身走近道：“你就是不听话。”

秦宝宝道：“舱房里好闷，待久不好。”太

卫紫衣拉着他小手，慢慢走上木梯，道：“你的歪埋最多。”

嘻嘻一笑，秦宝宝道：“歪埋只要有人听，很快就会成真理。”

卫紫衣但笑不语。

到了上面，就是现代所谓甲板，阳光耀眼，空气闻著，都似乎带有江水的味道，秦宝宝精神大振，叫道：“大哥，这是我第二次坐船，真高兴。”

卫紫衣微笑道：“你再乱跑乱跳，不一会儿就累了。”拉着宝宝半躺椅上在躺，替他盖上毛毯，道：“会不会觉得冷？”

秦宝宝摇头道：“大哥不要太操心，我不是都好好的。”

注视他微苍白的脸蛋，卫紫衣笑道：“当然，你一向都很好。”有点安慰自己的味道。

秦宝宝大觉古怪，向“它”道：“喂，你看我大哥怪不怪？”

“不怪，很正常。”

“胡说，以往我生病，大哥也没有紧张成这样。”

“因为以前你病不死，这次却九死一生，使我差点成孤魂野鬼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么？”

“朱狂那掌差点震断心脉，还不重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怎么？”

“我想大哥真可怜，老是替我担忧。”

怎么不骂自己太顽皮？说真格的，你大哥社务烦心，时常累得心力交瘁，你再给他捣蛋，实在不是乖宝宝。

“哼，我本来就不是乖宝宝。”

“以后的事我不管，只是现今你大哥要处理一件大事，你应该留在他身旁，一来使他安心，二来也可以拿出你的本事，弄些补品让你大哥补补。”

“好玩，只是，什么大事呢？”

“宝宝，你怎么了？”

卫紫衣摇著发呆的秦宝宝，秦宝宝惊醒脱口道：“大哥这次南下为了什么大事呢？”

不防他有此一问，卫紫衣怔了怔，道：“丐帮涉嫌破坏本社长江下游生意，大哥这才特地南下想调查明白；你发呆就为了这事？”

秦宝宝打量卫紫衣，果然清瘦了些，暗怪自己不为他著想，真挚的道：“要劳动大哥亲自出马，事情必不简单，为了不使大哥分心担忧我，最好我停在大哥身边，是也不是？”

卫紫衣讶异道：“你变得懂事了？”

秦宝宝噘起嘴，道：“好像以前我很不懂事似的？”

哈哈一笑，卫紫衣道：“可不是，不过你还小，鬼花样倒不少，有时候极懂事，大多少时候孩子气还太重，宝宝乖娃，真的下决心不乱跑了？”

秦宝宝哼了哼，道：“老是取笑我长不大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

卫紫衣不语，他有多次“惨痛”的经验——小家伙撒娇时，要随机应变，不然“后遗症”会使他头疼好几天。

人口中哼着儿歌，秦宝宝一派无忧，吃著杏脯蜜枣，望着鱼儿飞跃江面为乐，突然吟道：“云淡风轻近午天，无边光景一时新；时人不识余心乐，诗家清景在新年。”吟完笑望身边的卫紫衣：“好不好？即兴诗哩！”

卫紫衣拍掌道：“好，我也作一首相和。”吟道：“四月清和雨乍晴，春光别我苦吟身；有约不来过夜半，未晓钟声犹是春。”

秦宝宝拍著小手道：“大哥真高明，作得很是切题，今天恰巧是春季最末日，只要明日清晨钟声未响，依然算是春天，咱们便‘有约不来过夜半’，今晚不要睡，守住这春吧！”

卫紫衣哑然失笑：“你真会打蛇随棍上，至时别叫苦。”

秦宝宝兴奋道：“大哥答应一起守春了？”

卫紫衣正色道：“不准，病人就要有病人的样子，安份一点。”

秦宝宝嘀咕道：“就会趁机耍大哥威风。”

这时——一条二个巴掌大的鱼儿突然跳到甲板上，秦宝宝道：“好

奇怪，这鱼二面的颜色怎地不同？”

卫紫衣道：“那叫半边鱼，又名皇帝鱼，味道极好，正好叫厨子烹来尝尝。”

一名穿紫衫的儿郎立即上前捉了皇帝鱼下舱。

秦宝宝虽然不承认，但是他却不时的感到一阵倦怠虚弱。

“那是在床上躺着不动的缘故。”

他对自己这么解释，但显然的，第一天遇上强劲的敌人，死亡的阴影，紧接着承受要命的掌力，都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。

卫紫衣一直关心的注意他的反应，道：“你应该回床上躺著休息，大哥看得出你很不舒服。”

秦宝宝不服道：“大哥别小看人，我那会那么没出息。”

见卫紫衣一脸不以为然，忙先下手为强：“方才那尾鱼为什么叫皇帝鱼？而且二边皮肉色不不同，一边是死白色，一边却是深褐近黑色，是什么缘故？”

卫紫衣注视著，凝重的道：“你真的不累？”

秦宝宝最怕他大哥那双会看穿人心思的眼光，小声道：“我知道自己给大哥带来很多麻烦，只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了，又没人教我，难道大哥希望我是一个啥事也不懂的白痴？”

卫紫衣明白他表的是以往都不知绿玉杖是丐帮帮主的信物，后来虽明白，但已喜欢上绿玉杖，不肯轻易放手，是发生今日这事。

“江湖在外人眼里，是多采多姿的生活，因为很容易能获得名与利，确实吸引许多人掉进这个流沙地，是的，江湖好

比沙漠中的流沙，一陷进来，想抽身就难了。

它好比大海，包容了一切，正义、仁爱、孝悌、贪婪、斗狠、算计、声色……使一个正人君子变成杀人恶魔，让柳下惠变成淫恶邪徒，这一切都是名与利带来的后果，很多人把持不住，身不由己的往下陷。”

卫紫衣语重心长的述说，抚著宝宝细腻的脸蛋，又道：“这样的生活，你更好奇时浅尝即可，若再深入了解它的真实面，只怕你会禁受不住，我也不愿你受这罪。”

秦宝宝迷惘道：“大哥在江湖上打滚了十多年，不是都好好的？”

卫紫衣禁不住好笑：“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：癞痢头儿子是自己的好。你认为我好，是因为彼此住在一处，互相了解，但在那些侠客心目中，卫紫衣是一个争强好斗、自私自利、残忍邪恶的黑道头子、冰血恶魔。”

秦宝宝嗔道：“那有这事，大和尚叔叔不是很欣赏你么？”

卫紫衣道：“那是爱屋及乌。”

秦宝宝一心要为卫紫衣辩护，道：“我看很多人都很崇敬大哥，对你毕恭毕敬的。”

卫紫衣温柔一笑，道：“大荫树下好遮天，要在‘金龙社’庇护下讨生活的人，那个不是献媚巴结？而看不惯本社坐实北六省利益的酸葡萄之流，就捉住这点到处渲染，卫紫衣如何贪婪，容不得别人吃绿林饭，压榨在北六省作生意的江湖人，一个说，别人或许不信，二个、三个……一直传，不信也信了。”

忍不住“咕”一声笑出来，秦宝宝道：“人言可畏呀。如果我是走江湖数年才与大哥见面，听到很多不利于你的传

说，说不定一见到你就吓跑了。”

二人相视大笑。

笑够了，秦宝宝道：“告诉我皇帝鱼的怪状来因嘛。”

卫紫衣道：“相传武王伐纣时，大队人马乘船横渡黄河，有一尾鱼就像刚才那样跳到船上，姜子牙认为是好预兆，吩咐随军厨子烹来让武王佐膳，武王吃了一半，突然决定要将它放生，结果那尾鱼下水居然又活了，就这样奇怪，被吃过的半边呈死白色，几乎没什么肉，另半边则是原来的鱼色，肉质鲜嫩，人们就称它半边鱼或皇帝鱼，因为皇帝进膳时，别人不能同食，弄所以它才能被放生，得了皇帝鱼之名。”

秦宝宝微张小嘴很是惊讶，道：“煮熟的鱼，下水能复活？”

卫紫衣一本正经道：“那只是神话故事，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够了，千万别太认真，宝宝？”

秦宝宝却很有兴趣的道：“大哥，等会我们也只吃半边，再放生，瞧活是不活？”

卫紫衣逗他道：“你吃有肉的那半边？抑是没肉的那半边？”

秦宝宝想了想，顽皮道：“吃有肉的那半边，然后放生如果复活的话，以后就要改名‘无边鱼’或‘失肉鱼’了。”

豁然大笑，卫紫衣道：“你这小鬼真有意思，想窜改名词？”

秦宝宝使赖道：“大哥，我一定试试看。”

卫紫衣爱怜道：“由著你去捣蛋吧！”

只消不俱危险性，他是不会拒绝宝宝的鬼点子。

午膳时，真个只吃半边，又将皇帝鱼丢入长江。

结果呢？

也不知有没有复活，一直沉下江没有再跳起来。

秦宝宝嗔道：“真没义气，也不知会一声活是不活。”

跟鱼讲义气？而且是死鱼。

卫紫衣莞尔一笑，道：“其实结果是可见的，下次再游江时，钓起一尾皇帝鱼检视，如果还剩一边肉，就依然是‘半边鱼’，如果二边都瘦棱棱没什么肉，就可以改名为‘失肉鱼’了。”

撇著嘴，秦宝宝道：“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大哥何必笑话人？”

卫紫衣不接口，望著天色，将手中一碗九江茶喝尽，掀开宝宝身上的毛毯，将他抱起来走下舱房，坚定的道：“这艘船将于酉时靠岸，趁这时候，你多睡一会。”

秦宝宝清楚卫紫衣用这种坚定的语气说话，再争执也没用，小声嘀咕道：“大哥是个专制的人。”

卫紫衣恍若未闻，补充道：“本来是该这时候停摆，是我吩咐船家放慢速度，你可以好好安稳的睡。”

秦宝宝眼睛睁得大大的：“你也可以清静清静，是不是？可惜我无了睡意。”

把他安置好，卫紫衣强硬要宝宝吃下一种药汁：“吃下它就能安睡，身子才会复原得快。”

默默喝完，秦宝宝奇道：“甜甜的，这是什么药？”

卫紫衣避重就轻：“睡眠是最自然的治疗方式，不是是？”

嗯了一声，秦宝宝困意袭身，喃喃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药里掺了水腊树、薄荷草、白色的婴粟花和蜂蜜。”

很快的睡著了，睡象象婴儿一样安适。

卫紫衣轻吁了口气，自语道：“终于睡了，这样我便可以放手做事，不必担心吓著这小家伙”

说著又伸手按在宝宝额上，喜道：“烧也退了，只要宝宝安全在我身边，就没什么可怜的事”

上次宝宝落入别人手里。使虽他故鼠忌器，办起事怕碍手碍脚。只要没有顾忌，江湖上的险恶那能难倒这条龙。

轻轻在宝宝额上一吻，卫紫衣深吸口气，毅然走出这间舱房，望了一眼门外侍立的二名儿郎，道：“船什么时候靠岸？刘通？”

左首刘通恭谦的道：“掌舵的遵照魁首嘱咐，末时在‘风渡口’停摆。”

（末时，下午一点至三点。）

紧抿著嘴，卫紫衣仿佛变成另一个人，不再是秦宝宝谈笑风生的大哥，却象一只伏在草丛中，伺机噬人的猛虎，他的贴身侍卫战平会心的道：“魁首宽怀，马泰那边和赵首脑应该已准备妥善。”

卫紫衣踏上木梯，形色泛著几丝阴暗：“他们不足为是，我担心的是，他们的目的只有攫取长江下游地带？战平，你看出来么，高士典派来的全是一群饭桶，起不了多大作用。”

原来那日在高士典地方只闻其声不闻其人的神秘人就是卫紫衣，适逢其曾听到他们的消息，作预先作了防备。”

战平瘦削黝黑的脸膛上是一番颖悟的神色：“魁首怀疑他们的用意是想引您南下。”

立在船边，眺望滚滚东流的江水，卫紫衣声音很冷：“这块地盘是本社最赚钱的几处之一，发生问题，我必会亲自前来解决，不是么？”

战平默然，他很清楚大当家为了得到这块地盘，费了多少心血，属下有多少弟兄以鲜血叠上白骨换来的，卫紫衣当然不敢掉以轻心。

沉思著，卫紫衣冷然不语，战平更不敢说什么，在一旁侍立。

时间飞逝，“风渡口”就在眼前，卫紫衣开口道：“你到下面守著，小心他们放火。”

战平躬身答应，他明白卫紫衣的意思，要他保护宝宝。

虽然事前有周全的准备，但小心点，总是好的，是不是？”

却说丐帮那三十六名弟子。

以各种身份隐藏在“风渡口”附近，比如卖凉粉的小商、吃凉粉的客人，卖茶叶蛋、酒醉的落魄汉……

年轻人比较沉不住气，一个抱怨道：“早过午时了，商船还没到，高长老不会骗我们吧？”

“有帮主绿玉杖为令，岂能当作儿戏？”

“不看看是什么辰光了。”

“可能高长老没有把时间查清楚。”

“不会晨早船就停摆了吧？”

“不可能，小癞子几个人轮流守望，没见船靠岸。”

“我看可能落江罗。”

“你这猪八戒，就不能说点吉利话？”

“船沉江，咱们就能回去交差，不够吉利才怪。”

“帮主和高长老的意思是要破坏‘金龙社’的声誉，船沉江可不关他们的责任。”

一个矮胖的年轻人摸摸肚皮，道：“唉，这二天吃的都是

干粮腊味，就没好好享受一顿热饭，连五脏庙会也那么干涩得叫冤啦！”

另一个吃凉粉的高瘦青年，眼皮子一翻：“什么节骨眼啦，还光想吃？况且咱们当化子的那来热饭吃？那餐不是向人乞讨些冷饭残羹，有新鲜干粮吃吃，已不啻人间美味，无上佳品了，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。”

矮胖青年没劲的吃一口凉粉，不屑道：“你们跟着帮主居然这么个穷酸法？我们在高长老底下办事，山珍海味不敢说，至少大鱼大肉，热腾腾饭菜没一餐少，那吃这些无味的干粮。”

气得一拍桌子，高瘦青年道：“这样还算是丐帮弟子么？”

矮胖青年横着眼道：“我们就不是人？为什么要去捡人家不要的剩菜剩饭？希望帮主和高长老早点夺下这块地盘，日后不怕没得享受。”

高瘦青年激动道：“夺下这块地盘，为的是让丐帮有足够的资本安帮立命，不是为个人享受，牛岳，你自私的想法要改一改。”

矮胖的牛岳双目中怒火一闪，道：“盛兄未免太过古板，人生在世，及时行乐才最要紧，咱丐帮又不是真穷，何苦自虐，过和尚般的苦日子。”

高瘦的盛思连哼道：“回去之后，我会把你们高长老底下弟兄的想法，转告帮主得知。”

牛岳怒道：“盛思连，你装你那门子清高？”

盛思连正色道：“至少我还懂得安份守己这句话。”

卖凉粉的齐钢忙笑着打岔：“二位都歇歇火，顺顺气，正须我们团结一致，怎能在这节骨眼自相残杀，不等于拿著绳

索要你的敌人帮助你上吊么？”

盛恩连哼了一声，擦擦嘴走了。

牛岳咬牙切齿道：“若不是高长老吩咐只许成功，我先在这里拿他开刀。”

齐钢名刚人却软，笑呵呵道：“自己人，话说也就算了。”

牛岳咕哝道：“鬼才跟他是自己人。”

擦擦嘴也走人，二人都没想到要付钱。

这情景给不远处几名苦力见到，一个高头大马的吆喝一声，几个人一同到齐钢的凉粉摊上光顾，为首那人赫然是马泰，却不是平时人熊似威风的侍卫，瞧他卷裤脚，光袒著上身，颈上挂着一条黄渍肮脏的巾子，可真像是码头里帮运货物的苦力，动作粗野，满嘴脏话兼大嗓门：“俺操他娘，好个个王八蛋，拿俺当戏耍，早说好了午时靠岸，居然胆敢在这个时候还不露面，我们还混不混啊？”

一个容貌畏缩的小心道：“马大哥，你老歇歇火，船慢了也是常有的事，这一票是跑不掉的。”

马泰哈哈狂笑：“当然，今天这可是肥差事，传说一船子都是值钱的玩意，这搬运费必是不可少，说不定还可以……嘿嘿……”

其他几名苦力也跟着得意又有点神秘的笑起来。

这笑代表什么？

齐钢时常在这些下层地方混，最清楚不过，心道：“想趁机摸鱼可是找错对象，不快点滚，说不定上了船跟著被火烧死。”

马泰和几名不知真假的苦力，闲扯一大堆废话，每个人都吃了好几碗，然后就著颈上的脏巾子抹抹嘴，笑哈哈的就

想离开。

齐钢想起自己现在扮演的角色，忙叫道：“各位爷，还没付钱呢，怎么就要走了？”

马泰眨眨眼道：“我们刚才在旁边注意到那二个胖子、瘦子都没付钱嘛，怎么就要俺付钱？”

齐钢心中一凛，强笑道：“刚才那二位爷手头不太方便，所以给他们欠帐。”

马泰大声道：“那俺兄弟也暂欠著更好了，他奶奶的，今天吹那门子邪风，一毛钱都还没捞著，那富绅再慢吞吞的不来，老子先扭断他的脖子。”

嘴里这么说狠，其实那敢。

这时，畏缩的样小子喊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船来了，马大哥，你老中意的来了，哇塞，好大一条船，要多少东西才装得满啊——”

马泰给他一声，吼道：“他娘的，你有出息一点行不行，这么一点小场面就将你吓昏了？你奶奶的，你到底干了几年码头英雄？”

畏缩那汉子，怯怯的伸出一根指头：“才一天，今天头一次上工，你老别见笑。”

马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子也头一天上工，满有意思的。”

其他苦力也嘻嘻笑著，显然也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遭。

齐钢等发觉不对劲时，业已来不及——

迅速的，隐藏的丐帮弟子已脱下他们的假面目，现出丐帮弟子原形，全往那艘正结纜停摆的大船移去，等见到船上肃立的数十名穿著紫衫褂的大汉，全都怔住了。